

劉其宣著

老子學案

張人傑題

自序

昔太史公稱老子著書微妙難識。蓋老子處衰周之亂，深懼夫嬰世之文罔，而其書之遂以無傳，是故不得不隱晦其詞，以期飾遮人之耳目。而後世之讀者，因遂無由得其真意。自其書出世以來，閱時二千餘載，解者無慮千數百家。望文生義，言人人殊。雖其間非無發明十一於千百，然終無以得其會通而明其旨歸。迄於近日，學者以泰西治學方法而治老子，每有翬獲。顧亦多僅明其枝葉緒餘，而昧其根本大體。甚或僅執其隻詞片義，強爲附會，而不計其本旨之乖謬。注釋愈多，老學愈鄙。竊謂老子者周末時代之社會革命家也。方其時，社會封建勢力正盛，諸侯恣爲暴虐，貴族怙勢橫行，階級之不平，平民之受剝削壓制，幾於蔑以復加而無可告訴。儒家者流，倡爲仁義禮智之說，思以拯其弊而矯其失。顧未能爲根本改革之圖，祇爲補苴缺漏之計。更復嚴天澤之分，辨貴賤之等，專爲在上者維持其地位利益。故自儒家學說之盛行，而統治階級之勢力益以鞏固。平民之受剝削壓制，一若天經地義，而莫由自拔。老子蓋然有傷於是，深思過計

以爲欲救平民階級之厄，而得自由平等之利，非從根本解決，舉封建社會所以維護統治階級之法律治制，以及其所根據之學說，摧陷而廓清之不爲功。是以不獨對於當日封建社會之黑暗政治；恣爲詆排；尤復非仁義，薄禮智，所以攻擊儒術者不遺餘力。務在等貴賤，齊賢愚，泯除一切分別，而復於太古之淳樸。以太古之時，政制未立，萬物一體，無君子小人之分，無上下尊卑之別，固最平等自由之世也。故務求復返之。凡其所爲主張絕聖智，棄仁義，以及無爲之治，不言之教，皆所以達此復於太古之目的者也。即其所以推本宇宙，解說人生，亦均與此旨互爲印證。以宇宙本體（道）之不可道，不可名，渾然一體，無可致詰，而美惡善不善諸分別所由生，皆由於人類分別心相所爲，非道之本然，則仁義禮智之以別異差等爲道者，非真道矣。以宇宙之無知識，無意志，惟純任自然，而萬物莫不自化，則儒家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及王者稱天出治之說，失所據矣。其於人生方面，則以嬰兒之不識不知，太古之無思無爲，爲修養之極致。是故貴玄同，重謙晦，主虛靜，棄智，去欲，守柔，保守，務欲不見賢於人，而自處於至愚至賤，以求同歸於自然，則儒家所謂竄聰明作元后之理無可言，而社會一切階級別異之制

無所托足矣。推之身非己有，而有身之足爲大患，則知身之不足貴，而一切自私自利及以天下國家爲己有之惡見，舉無所容矣。是故老子之道，可一言而蔽之，曰貴同而賤別。而其目的，則在消滅階級壓制之弊，而歸於自由平等之世而已矣。雖其言之多忽略實際，而與進化原理相悖，要其救護平民主張社會革命之精神，正自難得可貴。夫盧騷民約之論，其爲不衷於事實，今之學者類能言之。然而爲近世民權之所從出，至全世界猶貧其賜。今老聃爲說，其倡導革命之激烈，何減盧騷！向令吾國二千年來之政制，其有異，取精華而棄糟粕，本老子自由平等之義，推而明之，則吾國二千年來之政制，其有異於今日歷史之所傳，而國民所蒙之福利，也有其不可同日語者，可斷言也。後儒不察，猥以其書之詆毀仁義禮智也，不深求其意，輒從而排斥老子。而爲老子之學者，又復誤解皆出，牽合橫生。有國者守之爲南面之術，用兵者視之爲權謀之言，養生者附之爲導引之說，乃至魏晉之清談，後漢以來之道教，匪不托源於老子。真義之不明，遂令影響於治術人心，皆蒙其惡果，而老子所理想之自由平等之治，乃適得其反，不亦重可悲乎！余自早歲，究心老子，研精覃思，時有領會，積之既久，豁然貫通。愚不自揆，輒就

所見著爲茲篇。將老子所爲說宇宙人生暨政治之義，條分縷析，詳爲論列。而於其政治學說中自由平等之真諦，尤務力爲闡發，俾昭諸世。至其年代之先後，學說之淵源與影響，於研究學術，所關至鉅，亦復細爲討論，掃蕩衆翳，以明真相。雖所銓釋申說，不敢自謂悉當，要其大體固自不謬。穿鑿附會之譏，吾知免矣。又所爲整次排比，純用客觀態度，取於爲治老學者樹之椎輪。世之學者倘因是而有所發明光大，則是作爲不虛矣！

中華民國二十年四月東粵劉其宣序於首都旅次

老子學案目次

第一章 老子考異

第二章 老學淵源

第三章 老子之宇宙學說

一 老子之宇宙無意志論

二 老子之宇宙有法論

三 老子之本體無名論

四 老子之名生萬物論

第四章 老子之人生學說

一 老子之人生觀

二 老子之修養論

(甲) 修養目的

(乙) 修養方法

(子) 棄智

(丑) 去欲

(寅) 虛靜

(卯) 玄同

(辰) 謙晦

(巳) 守柔

(午) 保守

(丙) 修養功效

第五章 老子之政治學說

一 去文

二 廢法

三 無爲

四 無私

五 愚民

六 非兵

七 崇儉

八 慎事

第六章 老學之影響

一 影響於學術者

二 影響於政治者

三 影響於風俗者

四 影響於宗教者

五 結論

老子學案

第一章 老子攷異

老子事蹟，據史記所載，楚苦縣厲鄉曲里人，姓李，名耳，字伯陽，諡曰聃，爲周守藏史，孔子嘗從之問禮，是老子與孔子同時，而長於孔子。今攷戴記曾子問篇，載孔子答曾子子夏述老子言禮之說至詳。由其言行攷之，蓋拘謹守禮篤信好古者流；與史記本傳所載老子告孔子語不類，尤與老子書中小仁義而薄禮之旨大相刺謬。同是一人，不應其議論之矛盾有若此。後儒求其故而不得，則或致疑於孔子問禮老聃之說，以爲不足深信。（羅璧有孔子師老聃辨）或以老子初本精禮，厥後厭末世苛細，逐華而悖本，斲自然之和，於是矯枉過正，致有是乖違之論。是皆未知孔子從問禮之老聃，與著書之老聃，本爲二人，史遷誤混而一之故耳。嘗竊攷之，孔子從問禮之老聃，蓋周之守藏史而精於禮者，而著書之老聃，則楚之李耳，後於孔子，而修道家言者也。何以言之？

古者官司，世守其職。其上之世卿世大夫，世食祿邑，爲國之故家喬木者無論矣。以至羲和之掌日曆，重黎之司水火，下暨伶人卜祝一切百司執事，咸仍世相承不替；見於史傳所載者，彰彰可攷。况史官職司典籍舊聞，其人尤宜世官宿業，非布衣羈旅之士所能置其身。荀子云：「循法則度量刑辟圖籍，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也。父子相傳，以持王公，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莊子云：「其存而在度數者，舊法世傳之史，尙多有之。」則史官之在當時，實爲世官之守。齊太史兄弟三人相繼以直書死崔氏之難，尤可爲史官世及之證。漢世司馬談遷父子相繼爲漢太史，蓋猶行古之遺法。而遷之自序，亦謂其先於周代世爲史官。準是以推，則聃之爲周史，亦必由其先世襲爲之。聃既世官於周，不得爲楚人。楚之於周，聲教中阻，其人尤必無入仕於周者。故知楚之老聃，必非周之老聃。此其證一。

按地理志，苦縣屬陳國。史記繫之楚，蓋據陳滅後屬楚言之。攷孔子與南宮敬叔同適周，見老子，據清儒閻若璩攷定，謂當在昭公二十四年。是時孔子年三十四，而老聃已老。又四十年，哀公十四年而孔子卒。陳亡於楚在孔子卒。使子果卽爲孔所問

之老聃，是時當早已老死，否亦當早已西去。綜其一生籍陳，作史者宜繫之陳，不當云楚。故知楚之老聃，其年世必當後於孔子。此其證二。

史記載老子子宗爲魏將，有功，封於段干。魏之列爲諸侯，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上距孔子之卒，七十有五年。雖前乎此時，魏固已征伐自專，儼然獨立，而魏之得爲國，必在其受命爲諸侯之後。宗爲魏將受封云云，其爲威烈王二十三年後事無疑。向令在前，宜稱晉魏氏將，不得直稱魏將。而老子於此時以後，猶有子事魏，度其年必當在孔子後。此其證三。

且從孔李二氏傳家世次攷之：孔子十三傳至安國，爲漢武帝博士；老子七傳至假，仕於漢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太傅，正與安國同時。周史老聃年輩既先孔子，則其後代傳世不應遠後孔氏若是。此其證四。

史記之傳老子，既詳敘其姓字里居，復備載其後代世次，似於老子知之甚審者。乃於其本身之紀述，既云西去莫知所終，而又記其壽百六十餘歲，或云二百餘歲；且疑其卽見秦獻公之周太史儋；而於老萊子，亦隱約有疑似之詞。攷本傳老子語孔子，去子之

驕色與多欲，態心與淫志；而莊子外物篇，則載老萊子語孔子，去汝躬矜與汝容知。國策載老萊子教孔子語，孔叢子抗志篇以爲老萊子語子思；文子及說苑敬順篇，則以爲常縱教老子。故孫星衍因此，謂老萊子卽老子。惟老萊子之究與孔子同時，抑與子思同時，孫氏則尙未注意及之。按孔叢子爲孔氏子孫所著，其於敘述其先，似較可信。若他書則傳聞異辭，轉相訛誤，其至以子思之事傳會於孔子，自在意中。如左傳闕止爲亂於齊，後人因闕止字子我，因而誤爲宰予，而史記遂有宰予爲亂於齊孔子恥之之說。諸如此類甚多，並可爲證。今攷之論語左氏傳國語諸書，於老萊子皆無所概見，則孔叢子所記當較得其實。（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所嚴事於楚老萊子又孔子稱老萊子見於太傅禮衛將軍文子篇似老萊子與孔子同時惟太傅禮爲漢儒蒐集成書其中真僞互見難辨史記仲尼弟子傳所載與老子傳同一謬誤均由誤信莊子所致不足信）而老萊子既及見子思之爲魯相，自不得與孔子同時。是殆老萊子有告子思去汝躬矜與汝容知之語，莊子既誤以爲老萊子語孔子，史遷更誤以爲老子教孔子；而於老萊子與老子之爲一人或二人，仍諸說紛歧莫辨；故於本傳中插入此老萊子一段以誌疑。此雖出於臆說；書缺無徵；然要亦足見老子

必後於孔子，於戰國初尙存，而後乃至與見秦獻公之周太史儋及與子思問答之老萊子相混。史遷既誤以老子爲孔子師事之老聃，則於其年代之間，必有牴牾不能明者，故有是恍惚游移之詞，復附會壽二百餘歲之說以文之；其僞明甚。此其證五。

老子之書，小仁義而薄禮。其言曰：「大道廢，有仁義。」「絕仁棄義，民復孝慈。」又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其說蓋均爲反對儒家主義而發。攷儒家以前諸書非無言及仁義者，而揭櫫爲教，以之爲人類行爲之標準，修養之鵠的，則始於孔子；而仁義聯用，尤至孟子而後始常常道之。禮固周代所尙，然自春秋以降，禮教漸壞，鮮克遵由，獨儒家講習而修明之。故仁義實儒家之道，禮亦儒家所重。且孔子以前，諸書所言之仁與義，其意義決不如儒家所言者爲義之宏廣，不過以爲諸德之一，未有加以特別注重，也不值加以特別攻擊。禮則當茲禮壞樂崩之餘，苟非有人焉，致力講明，視爲首要，若孔門後學之所爲者，更無從事詆排之必要。則老子書之作，必在儒術既大行之後，受儒家之反動而起，尤無疑義。此其證六。

老子三十一章；言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又云：「吉事尙左，凶事尙右，偏

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尙左楚俗，周制貴右，其與周姻親世爲列侯之陳，自必從周而貴右。今聘書云爾，足見聘著書之時，陳亡於楚已久，楚俗之漸染於人既深，故貴左也。又偏將軍上將軍之稱，亦經前人攷定，爲春秋以後之制。此其證七。

且言孔子之師老子者，除戴記外，莫詳於莊子。今攷莊子在宥篇，載老子語：「下有桀跖，上有曾史。」又言：「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天道篇載老子語，亦言：「是以天下大駭，儒墨並起。」按孔子弟子，曾子最少，少孔子四十九歲；墨子之生，更遠在孔子卒後。信如周所述，則聘之年世，至少當與墨子同時；而周作僞之迹，不啻自己舉以示人。又周之爲書，詆斥儒術尊仰老聃甚至。獨至其卒章天下篇，敘述學術之派分源流，於儒家六經，備致推崇，以爲出於配神明淳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之古人，不與諸家伍；而以已與老聃關尹墨翟慎到田駢諸人，同爲不徧不賅一曲之士，均起於天下大亂道術旣裂以後。非周至此而忽變其宗旨論調，蓋以儒家繼承中國古代之傳統學說，其出世遠先於諸子，於百家未起以前，已風靡一時，統一中國學術界；至戰國列國競爭，而後百家並起，道術始

爲天下裂；其間先後之迹，不可誣也。此其證八。

清汪容甫氏亦以孔子從問禮之老聃，與著書之老子，各不相蒙，而以老子卽周太史儋。其言曰：

『傳云：「孔子適周問禮於老聃。」（中略）余按列子黃帝說符二篇，凡三載列子與關尹子問答之語；而列子與鄭子陽同時；見於本書。六國表鄭殺其相驪子陽，爲韓昭侯二年，上距孔子之歿，凡八十二年。關尹子之年世既可攷而知，則爲關尹著書之老子，其年世亦從可知矣。文子精誠篇，引老子曰：「秦楚燕魏之歌，異傳而皆樂。」按燕終春秋之世，不通盟會；精誠篇稱燕自文侯始與冠帶之國；文公元年，上距孔子之歿，凡百二十六年，以燕與秦楚魏並稱，則老子已及見文公之始強矣。又魏之建國，上距孔子之歿，凡七十五年，而老子以之與三國齒，則老子已及見其侯矣。列子黃帝篇，載老子教楊朱事。楊朱篇，禽子曰：「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然則朱固老子之弟子也。又云：「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又云：「其死也無瘞埋之資。」又云：「禽滑釐曰：『端木叔狂人也，

辱其祖矣。』段干生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朱爲老子之弟子，而及見子貢之孫之死，則朱所師事之老子，不得與孔子同時也。說苑政理篇，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之稱王，自惠王始；惠王元年，上距孔子之歿，凡百十八年；楊朱既及見其王，則朱所師事之老子，其年世可知矣。本傳云：「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抱樸子以爲散關，又以爲函谷關。按散關遠在歧州，秦函谷關在靈寶縣，正當周適秦之道，關尹又與鄭之列子相接，則以函谷關爲是。函谷之置，書無明文，惟賈誼新書過秦篇云：「秦孝公據崤函之固。」則是舊有其地矣。秦自躁懷以後，數世中衰，至獻公而始大；故本紀獻公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二十三年，與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然則是關之置；實在獻公之世矣。春秋之世，二崤猶爲晉地，桃源之塞，詹瑕實守之。由是言之，孔子所問禮者聃也；其人爲周之守藏史，言與行則曾子問所載者是也。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本紀在獻公二十一年，去魏文侯之歿十三年。而老子之子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則爲儋之子無疑。而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者儋也。其入秦見獻公，即去周至關之事。本傳云：「儋卽老子。」其言隨

矣。（下略）』

按容甫先生以老子卽周太史儋，說雖未足深信，（愚按老子之里居見於史記甚詳至八世孫解始遷於齊又由上文所舉老子書中吉事尙左之言觀之則老子爲楚人無疑）然其謂老子不得與孔子同時，則信而有徵矣。此其證九。

由上所言，則知周守藏史之老聃，與著道德經之老聃，一先一後，一周一楚，一儒一道，顯然二人。道家因儒家有孔子問禮老聃之說，遂誇張傳會，牽合爲一，以尊其師，而重其道；史遷治道家言，誤信而轉載之；後儒不察，因謂老子年輩先於孔子，甚至有儒家源出道家之說；卽心疑之者，亦莫由發其覆而摘其謬。蓋誤源於莊周之寓言，而僞成於史遷之紀載，事實混淆，蓋二千餘年於茲矣。然則二人何以同稱老聃？曰，老者僞成於史遷之紀載，事實混淆，蓋二千餘年於茲矣。然則二人何以同稱老聃？曰，老者蓋壽考者之稱，聃訓耳曼，耳大而下垂之謂；意者二人均年老而耳大，故人以是稱之。鄭康成謂老聃爲古壽考者之號，畢沅亦謂老子古之壽考者，蓋因其耳大無輪稱之是也。（高士傳亦謂以其年老故其書號爲老子）雖聃之爲耳諡，姚姬傳會辯之：以爲古者庶人無諡，聃之爲諡，更無所取義，漢書桓帝紀章懷注，引史記作名耳字聃，陸德明音義注